



望紫娇
◎李斌

呼兰河与阿勒泰

◎刘白

我不是比较文学研究者,我甚至不知道比较文学的概念和内涵。只因最近手边正好有两本书,读着读着,就不自觉地把两本书、两个人比较着读了起来。这两本书,便是《呼兰河传》和《我的阿勒泰》,这两个人,便是萧红和李娟。

这是两个时代的人,出生相差近70年,萧红生于1911年6月1日,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在萧红不到10年的创作生涯中,为文学宝库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著名作品还有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

李娟于1979年7月21日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籍贯四川乐至,中国当代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李娟重新界定了写作者的身份,那是一个在大地上和风雨中跋涉的人。”作家孙甘露说:“李娟告诉我们何谓浑然天成。”李娟青年时期曾独自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1999年开始写作。在2003年1月,她的首部作品《九篇雪》出版,并获得茅盾文学奖。在此几年间,完成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羊道》三部曲、《阿勒泰的角落》和《我的阿勒泰》。2012年,出版散文集《冬牧场》,8月相继出版《羊道·春牧场》《羊道·前山夏牧场》《羊道·深山夏牧场》,11月出版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该作品获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从经历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有着不同时代不同的印记。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富有才情的女作家,都是在24岁那年,出版了成名处女作。萧红1935年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年24岁,李娟2003年出版《九篇雪》时也是24岁。这正好印证了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出名要趁早”。创作经历也是相似的,大多是以自身经历的人和事为创作素材,

文本有着浓厚的烟火气息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在写作手法上也是相似的,都不故弄玄虚。两位作家都是天才般的存在,只需用她们天才般的自然语言和天然文字,就可以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就可以把读者拿捏得死死的。

我要说的是,她们之间有着更多的不同。也许是经历的生活不同,还有作家本人的气质不同,更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导致两个人的创作风格存在差异。萧红的《呼兰河传》更多的是沉重的、悲悯的、孤寂的气息,甚至想到呼兰河,就想起冻裂的土地、呼啸的北风、贫瘠的乡民、冷漠的人际关系、无望的天空。而《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更多的是灵动的、活泼的、阳光的气息。想起阿勒泰,首先想到的是天不可理喻的蓝、树没有道理的碧、云千变万化的白。《呼兰河传》中,没有几件开心的事情。唯一能感到安慰的事情,就是祖父对萧红的疼爱。祖父带小萧红在后园里劳动、开心地玩,祖父教小萧红背诵古诗,烤掉进井里的鸭子给小萧红吃,萧红在多年以后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后园里的日子,“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种下小白菜时,我就跟在后面,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个溜平。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覆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因为有祖父的疼爱,在祖父身边的短暂时光是开心的。开心的时候,萧红这样说:“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更多的时候,萧红看到的是悲伤和不堪的生活场景。不管是恶劣的自然天气,还是种种人和事,都令人郁闷。书中好几处,有的在章节开篇,有的在小节开篇,这样写道:“我家是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你以为大才女萧红找不到词了吗?不是,她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她生活的环境中,那个被恶婆婆虐待至死的小团圆媳妇,那个因生孩子产后死的冯歪嘴子的女人王大姐,无不让我感到揪心。所以,在《呼兰河传》

的最后,萧红自己也说:“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呼兰河传》里确实找不到几处幽美的故事。

萧红出生近70年后,李娟出生了,在萧红的《生死场》出版后近70年,李娟的《九篇雪》《我的阿勒泰》出版了。李娟,一个极其普通甚至面目模糊的女孩名,但加上作家和新疆阿勒泰的标签后,却成了许多人心头的白月光。她一出现就惊艳了许多文化名人,梁文道、白岩松、王菲等都是她的粉丝。李娟因书写新疆生活而成名,不过她却不是地道的新疆人,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大部分生活在四川,但她对新疆却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新疆山水孕育了她的文字,她也成全了新疆。许多读者因为她的文字对那一片土地产生无限憧憬。她写牧区生活的单调苦寒,却没有西北的凛冽和粗犷。她的作品鲜活有趣,独具性灵之美,文字间饱含深情,她能在磨难中开出温暖、幽默的花。有人评价她“既有萧红的才气,又有三毛的文风”。李娟以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新疆阿勒泰地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普通游记不同的是:她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来完成创作的,她的作品里没有猎奇的成分,更多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接纳体悟。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李娟的文字干净透明、乐观豁达。在散文《深处的那些地方》里,她写道:“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当然,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萧红写《呼兰河传》时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写童年的生括,是回忆,是俯视。而李娟写《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等,差不多是当下的纪实性文字,是平视,这样的文字,感受更直接、更真实。在我看来,李娟的文字与萧红的文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有时,我感到庆幸,在文学的星空,有这样两颗星星,一前一后闪耀着。不管她们有多少相似,也不管她们有多少不同,一点也不影响我对她们发自内心的惊喜、欣赏和赞叹。文学就是这么美妙,文字就是这么美妙。

灯下漫笔

苦楝树

◎云墅



苦楝树挺拔,她就伫立在眼前,像位身材高挑的女战士。薄暮的凉风扑她,她只一个侧身,风就从她尖削的叶面儿上坠落。又一波风来,风来叶让,如此往复。风如无德的过客,嬉玩要闹,鲜有真情。风虽伤不着她,但她终究还是不得安宁,稀疏磊落的树冠摇摇摆摆的,像个踉跄的勇士。夕阳被她摇碎,一片一片,宛如被撒了金粉的花瓣雨,又宛如垂落在酒醉了的女人耳上闪闪的耳坠子。有一根枝权,在距离桠口两厘米的地方被折断。苦楝树高达十几米,也许是园艺工人够不着它,那被折断的枝权只在风中飘摇,青韧的树皮连着枝干,就像女儿离不开母亲,胳膊离不开身体。

苦楝树,青鹁鸪。啄盐土,鸣鸣鸣。苦楝树,今人给她起了一个谐音的名字:苦恋树。也许是想知道她在苦恋什么?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春发紫花,夏生青叶,秋长入药果。但她却一生茕茕孑立,高处不胜寒。

骑自行车经过苦楝树下,不禁驻足观望,想与她进行片刻对话。

不远的前方跳跃着一个活泼的身影,一个小女孩,穿着粉灰蓝的汉服。头发扎成几缕垂髫,足上是一双粉白色凉鞋,凉鞋上一根缎带扎在脚踝,像粉色的蝴蝶。她在快速奔跑。夏风撩起她的头发,与裙裾共舞。小女孩让人想起《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年轻时的饰演者周迅,灵动、轻盈、梦幻。又让人想起《玫瑰的故事》中16岁穿轮滑的黄玫瑰。岁月总在提醒过去的岁月。

小女孩拐弯,接替她进入视线的是一对情侣,或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从背影上看,他们是如此般配啊,都穿着夏日的热裤。男青年上身着一件T恤,女青年的上衣则时尚很多,白色针织的薄衫沿贴着腰线蜿蜒,直至腰根。长发是年轻女人的专属。老了时光,旧了红颜,谁还能驾驭这一头青丝呢?

逝去的是时间,不曾逝去的却是时间依旧。早晨不到七点,就已出了门,至此日落时分方才归程,一早起就开始忙忙碌碌,过程之中还要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安排和遭受无处无时不在的对于尊严和心智的藐视。直至此时,面目有些许憔悴、发丝有些许散乱。药店的门前,断裂的路牙子磕了车轱辘,车体倾覆,而双手果断弃了车把,双脚站在了坚实的地上,好多人看到了,他们一定称赞这人身手敏捷。但这人的心却蹦极一般虚空,浑身冒汗。

得失疲困,空空茫茫,多想找一个可以共已同泣的类聚,并借此求得抚慰和同情啊。

正思量,抬头处,一阵风来,苦楝树叶摇落清风,也摇落碎金般夕阳的光芒,抚在眼帘。她在对我说,我是苦楝树,不是“苦恋树”。而我的心也在那一刻,变得空灵而安宁。